

• 理论研究 •

象隐喻视域下的中医肝藏象的认知符号学解释*

温世伟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本文以象隐喻为支点,从符号学的意义认知解释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五行学说“木”之属性和肝藏象范畴家族象似性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木”和肝藏象范畴的象隐喻发生学机制。得出结论,正是由于认知符号学解释项的参与,才使得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永续的活力。提出并回答了长期困扰中医学隐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源于五行学说范畴的中医肝藏象范畴理论的认知意义解释具有元认知的解释功能,是理解和认知中医学理论的认识起点。

关键词: 肝藏象;五行学说;认知解释;认知符号学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9.04.003

中图分类号: R223.1

Cognitive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liver visceral manifest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metaphor*Wen Shiwei, Jia Chunhua[#]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image metaphor as the fulcru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erty of “Wood” in the *wuxing* (five element) Theory and the family iconicity of the category of “liver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wood” and “liver visceral manifestation” category is demonstra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cognitive semiotics mak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theory have the inherent motive force and sustained vitality.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metaphor the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answered. Originated from the *wuxing* Theory, cognitiv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TCM liver visceral manifestation category theory has the function of meta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is the cognitive starting point of understanding TCM theories.

Keywords: liver visceral manifestation; five-phase theory;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cognitive semiotics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Jia Chunhua,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North Third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81373770)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作者曾提出过一些在中医学隐喻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这些问题涉及中医学隐喻理论研究的核心理论,即在中医学隐喻理论研究中除了要从隐喻认知内容上对中医学理论

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医学隐喻理解的具体认知过程和认知理据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在其他学科的隐喻理论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如徐氏^[2]提出“随着隐喻认知价值的日益凸显,越

温世伟,男,在读博士生

[#]通信作者:贾春华,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科学视域下的中医理论体系研究,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1373770)

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局限于探讨隐喻表达背后的认知内容,而开始将研究的重心移向隐喻理解的具体认知过程。”并提出了对此问题的符号学方法论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个具体的认知过程,实际上就是符号学中有关符号表征项和解释项之间如何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2]。而所谓在符号间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3]指出:“符号是音响、视像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在符号意义理论的构建认知解释方面,彭氏^[4]认为,符号是一种意义体,符号是用来表达或解释意义的,不管这种意义是语言的,还是文化的,甚至可以是生理性的。所以符号是携带意义和表达意义的,是为了意义而存在的。

符号学方法论一般被视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语义学和逻辑学基础,故也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工具。郭氏^[5]指出:“语言是一个代码系统。”同样,中医隐喻语言系统也是一个中医学的代码系统。把符号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医隐喻理论研究,把中医隐喻语言系统视为一个符号系统,同时把中医隐喻语言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就可以更真实地发现和析中医隐喻语言的本质,更好地理解把握隐喻理解的具体认知过程,以及对其认知理据进行进一步探索。

1 认知符号学和中医象隐喻

西方符号学起源于对于病人症状进行观察的症候学。在英语中,符号学的词根“seme”也即“征兆”之义,在希腊语里表示“符号”和“意味”的意思,征兆成为主要表明人体状况的符号。和中医临床诊断的目的一样,古代西方医生如何从病人的症状来判断病情,就是症状学或诊断学。至今在一些西方语言中,“症状学”与“符号学”共用的还是同一个词形“Semiology”。美国哲学家、现代符号学的两大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将符号学称作“Semiotics”,而另一位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则将其称为“Semiology”,两者具有相同的词源发生学来源。从根本上说,这种根据患者的症状来诊断所患之病的工作伴随着符号的解释过程,表明符号学起源于一种症候学或医学符号学。

他们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着重于研究符号和认知方面的密切联系和互动关系,因此有的人认为,“皮尔斯符号学是一门认知科学,也就是认知符号学”^[6],与此相较,索绪尔的结

构主义符号学整个理论体系在认知方面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认知符号学研究的是一门从认知角度考察符号所表达的意义的学科,苏氏^[7]认为认知符号学,“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认知符号学不仅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构建,而且研究语言与注意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图画结构和音乐结构等。”

中医隐喻理论研究是中医理论界20多年来持续关注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中医象隐喻认知思维模式的提出更是从中国原创思维模式的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由王树人、喻柏林所提出的象思维研究的深化、分化和细化研究。

从认知路径和认知内容来看,象隐喻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以象似性为认知基础和认知连结节点,以认知范畴作为象隐喻认知域的规定,两个不同认知范畴之间的象似性通过隐喻认知发生出新的心智活动而产生出新的认知理据和认知意义。

周氏^[8]提出,隐喻哲学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面向隐喻认知的意义理论的构建问题,对于整体推动隐喻研究深度与广度具有深刻的意义。

本文以象隐喻为研究支点,以认知符号学分析框架为研究方法,从中医象隐喻范畴和象隐喻的象似性本质等方面,来对中医学中五行学说中的木范畴和肝藏象之间的发生学,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认知意义的解释。

2 符号学对“木”的认知意义解释

徐氏^[9]指出:“对符号世界的三分法理论是认知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它与索绪尔结构主义的二分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皮尔斯认为除了能指和所指外,构成符号的还有人的观念这一意识层面,它在符号与对象之间充当着中介的角色。”“这在皮尔斯所提出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项式中有所体现。”

所谓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是认为进行认知活动的符号由三部分组成:符号、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意义解释,它们之间的认知关系是,符号——{通过解释}——和对象发生联系。也即符号指向对象,但必须经过人的解释才产生认知意义,解释就是意义,而在解释中最重要的符号各认知项之间的关系就是符号和对象之间的“象似关系”。

有学者研究指出^[10]在木的生发之象以及与木相对应的五方中的东、五时中的春、五气中的风、五色中的青、五味中的酸以及五脏中的肝等关系之间存在有较高度度的象似关系。他们运用西方哲学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将这种相似关系命名为木家族。

2.1 对木家族的象似性关系的分析

我们依据认知符号学的分析框架,首先对中医肝藏象的发生学源头——五行范畴中的“木”及木家族进行认知分析:中医肝藏象理论来源于中医五行学说中的“木”,而“木”的所有家族象似性关系所呈现出的隐喻之象就是“木”之范畴发生的根本心理认知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生长的植物“木”及其呈现出来的各种原始的植物之“象”原本只是无处不在、到处生长的各种植物原生的自然之象,反映在古人的头脑中,通过以象说象、以象喻象的象隐喻认知思维,发生创造出了一个和大自然的“木”原生之象高度象似的抽象符号,即用“木”字来指代所有的具有“木”属性的物质。按上述符号三分原则,这里的“木”和其所表征的“木之象”就是一个“符号”,也即皮尔斯认知符号学三分法中的“符号表征项”,这个符号所代表或也可以说所表征的“对象”就是大自然原生态的各种植物的自然之象,经过“解释项”,也即人的意义认知解释,这个“符号”由此和“对象”“解释项”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符号意义体”,并由此发生和衍生出新的认知意义,这种新的“认知意义”就是五行学说中“木”范畴的发生学解释,这个认知过程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学认知过程。在以上三位一体的符号学认知解释过程中,认知的三方互为依存,彼此相互规约并在三方关系的规约框架内进行积极、开放和能动的认知思维推导,并由此构成一种可以无限推演进行的认知和意义解释的思维场景。在这种永不落幕的思维场景中,赵氏^[11]认为“‘解释项’(interpretant)理论是皮尔斯为当代符号学理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它使得符号表意的重心放在了接受者这一端。由解释项所推演出的‘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 或 unlimited semiosis)学说,则证明了符号表意过程具有动态性、开放性以及持续性;这使当代符号学彻底打开自身,拥抱开放、多元的符号学。”

2.2 木家族范畴的属性

通过对认知符号学的认知解释过程,关于“木”的符号认知意指过程得以完成,由这个认知意指过程所推演出的木家族的范畴属性意义,有学者认为有大约如下几种^[10]。

2.2.1 生发之象

《说文解字》言“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中指草木刚长出来。“生,进

也。象草木生出土上”(《说文解字》)。“生”可解释为“起也、产也”(《康熙字典·午集上·生字部》),从无出有叫做生,是质变。升做动词时意思为上升、升起。“发”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射发”,清代段玉裁注“引申为凡作起之称”。发含有动、起之意,可象征树木从土中长出之势如射箭一样。另外,发有发越、分散及扩大之意,可象征树木扩散状、辐射状的生长势态。树木具有生机,有生才有长。生已经含有了升的意象,生发昭示了树木向上向外升散生长的势态。

当树木被切除了树枝后会继续生长至枝繁叶茂,还可以通过枝条来培植成与原来一样的植物,所以树木具有强大的生发性。“曲直者,言木可揉曲,亦可从绳正直”(《白虎通疏证》)。另外木还具有条达之性与疏泄作用。

2.2.2 空间之象“东”

《说文解字》言“東,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東”字采用“日、木”会意,象太阳升起,照射到树木上的方向。东方为太阳升起之方,阳气生发,对应了木的生发之性。

2.2.3 候之象“春”

春季是一年四季之开端,为自然阳气萌动生发之时,以和缓状态催生万物,草木生发,动物繁殖,农夫播种。生物者春,春则木旺,春季阳气的生发和长物之性与木对应。

2.2.4 气之象“风”

风为气的流动状态,轻浮发散而善行数变。随时令的周而复始,风具有相对明显的运动变化规律,包括风向、风速和风力等,与木的生长周期性契合。风具有升散之性和周期性,风的轻浮之态与木在水中所表现的漂浮相似,轻而摆动不定。春风又有和煦、主生发的特征。

2.2.5 色觉象“青、苍”

青可指蓝、绿、黑3种颜色。中医学中的青色特指草木的颜色。“青,生也。象物之生时色也”(《康熙字典·戌集中·青字部》),青还有未成熟和年轻之意。“苍,草色也”(《说文解字》),苍还有老的意思。苍色指深青色、深绿色。

2.2.6 味觉象“酸”

《尚书·洪范》曰“曲直作酸”,孔安国注“酸是木实之性”,《白虎通疏证·四卷》曰“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酸味有通达的特点,这是酸与木对应后借用了木的特性。中医认为酸味性收涩,对过度升散

的肝气有收敛作用。

综上,“木”及其“象”就从一个大自然的普通的物质的名称经过象隐喻的认知和符号学的意义解释,发生成为了五行学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按皮尔斯的理论“这种解释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因此这种意指是动态的(dynamic)”^[12]。而且,“这种符号解释过程是无止境的,认知主体会不断地对前一个符号作出解释,而得出的每一个解释项又被将来的符号所解释,如此循环往复,而主体对指称对象的认识也就不断得到加深。这便是皮尔斯所提出的无穷的符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9]。这就解释了中医五行学说为什么会几千年来一直具有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前行的内在动力的原因。有了人的意义解释的赋能,“木”由此就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就可以无穷尽地衍生和发展下去。

3 从“木”范畴到肝藏象范畴

上面我们以认知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对五行学说中的“木”的属性的发生和衍化进行了分析和推演,推导出了五行学说范畴中“木”的基本范畴属性。根据认知符号学的工作原则,只要满足一定条件,这种符号学的推演认知就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3.1 象似性是“木”范畴和肝藏象范畴的隐喻纽带

“木”范畴和肝藏象范畴分属两个不同范畴,象似性就是连接两个范畴的认知通道和纽带。有学者研究,“隐喻的条件有二,其一,本体喻体分属不同的范畴,其二,以相似性为纽带。所以,隐喻、范畴、相似性三者联系紧密。相似是范畴化的基础,范畴相似性以外的差异中的相似是隐喻得以成立的条件。因此,隐喻的相似性是一种差异中的相似,相似中的差异”^[13]。

木家族象似性在这两个不同范畴间的认知解释中起着关键的隐喻认知连接作用,不同的是,在上面的推演中,木的原始自然之象是符号学认知的“对象”;木的基本范畴属性是“符号表征”;人是“解释主体”。但在木范畴和肝藏象范畴间的第二层次的隐喻认知符号分析过程中,木的基本属性成为了“对象”,肝藏象范畴成为了“符号表征”,人依然还是解释的主体,象隐喻认知仍然是其心理工作机制,工作路线也还是沿着“符号—对象—解释项”进行。

3.2 肝属木的基本生理属性

围绕肝属木的认知锚定,中医经典对肝的生理属性的认知全面展开,“肝开窍于目”(《素问·金匱真言论篇》)、“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素问·五运行大论篇》)、“肝者,罢极之本,魂之

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木曰敷和……其藏肝”(《素问·五常致大论篇》)、“五藏化液……肝为泪”(《素问·宣明五气篇》);肝在地域为东方,在季节为春气,在五行为木,在五色为青,在五味为酸,在五志为魂,在五体为筋,在五官为目,其华在爪,在液为泪。有学者认为^[14]:肝主生发,具有促进元气生发和敷布,生发卫气,疏利气血,调畅情志,排泄废物,协调全身各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如果肝的功能失常必然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所以后人又称肝为“万病之贼”。

3.3 “木曰曲直”与“罢极之本”

有学者认为“罢极之本”是对肝生理功能的概括,是“木曰曲直”的反映。罢,松弛之义;极,拘急之义。“罢极之本”同“生之本”“气之本”“封藏之本”“仓廩之本”一样,是对肝相反相成的整体生理功能的概括,即通过肝的调节作用,人体各脏腑组织在气血运行、功能调节等方面,都维持着张弛有度、无太过也无不及的状态,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15]。

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围绕符号对象之“木”的基本属性而展开的对肝藏象符号的认知意义解释一直在发展和深化。比如,木曰曲直与罢极之本之间的认知关系就是随着历代医家的认知解释而不断深化。

关于肝为“罢极之本”的渊源与历代医家对此的认知,从《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肝者,罢极之本”,到叶天士的“肝者,敢也,以生血气之脏也”,认为肝为气血生化之所的意义解释一直在发展和深化。有学者认为^[15]:“历代注解对于‘罢极’两字说法不一。其一,作为病理概念,即‘劳倦’‘疲乏’‘筋劳’之义,马莒注‘肝主筋,故劳倦罢极,以肝为本’;张志聪注‘动作劳甚谓之罢,肝主筋,人之运动皆由于筋力,故为罢极为本’。明代李念莪、张介宾,近代秦伯未等皆宗此说;后世《中医大词典》和《中医辞海》解释为肝主筋,人体耐受疲劳的能力与肝的气血盛衰有关,肝是人体运动机能和耐受疲劳的根本。其二,作为生理概念,‘罢’作‘罷’,似熊的一种动物,是力量、承受能力的体现,倪氏认为‘罢极’一词的真正内涵惟做‘罷’解,方合原意”^[16]。这说明,关于肝藏象的符号学意义解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这也说明,前述人类的认知思维是一个永不间断、无限衍义的过程的论断是有其认知理据支持的。

3.4 罢极之本与肝主藏血、肝主耐劳

从认知符号学意义解释的角度考察,五行学说的参与和结合,使得中医临床实践和理论的深化、再造和扩充进入了无限边界的认知域。这一点,我们从由“罢极之本”而来的肝主藏血和肝主耐劳的认知可以看出。“肝藏血”始见于《灵枢·本神篇》的“肝藏血,血舍魂”和《素问·五脏生成篇》的“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王冰《黄帝内经素问》也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李氏等^[14]提出“肝藏血不是一个简单的贮与泻的关系,更是气血化生之所。”《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邢氏等^[17]认为“肝为气血生化之所,指出肝为合成补充和代谢交换血液营养物质的重要场所之一,加强血气成分的更新,为机体罢极提供新的物质基础。”

李氏等^[14]也认为“肝具有主疏泄和藏血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共同调控气血的运行。肝疏泄和藏血功能正常,气机舒畅,血运通达,气血调和,筋脉濡养,是机体抵御疲劳以及促使从疲劳中尽快恢复的根本。肝脏有损,机体不耐疲劳,即可出现疲乏症状。”“肝主藏血,是‘罢极之本’的物质基础;肝主疏泄,是‘罢极之本’的功能保证。肝为罢极之本揭示的是肝脏生化升发气血,是肝疏泄功能和藏血功能的充分反映和高度概括,更是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

4 肝藏象认知范畴具有元认知意义

徐氏等^[2]提出“符号学可以作为一种元学科的分析视角,结合隐喻研究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探讨在符号学的基本框架中把握当前隐喻研究的大体形态和趋势。”正像逻辑学区分了“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一样,心理学中也有“认知”和“元认知”等不同的概念。“所谓的元认知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关于自己思维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监控,其核心是对认知的认知”。

以上我们分别从符号学的认知框架,象隐喻的工作机制以及肝藏象的意义解释等几个方面对五行学说的“木”范畴、肝藏象范畴的发生学,以及对二者之间所进行解释的无限衍义边界的认知路径等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分析可见,以认知符号和认知对象间的象似性作为纽带,对人体的脏腑功能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认知符号学意义上的意义解释和论证,这种意义解释已经进行了几千年,并一直延续到今

天。正是由于这种认知解释过程具有非常强烈的自身特征,并且已经内化成为所有中医人每日践行的日常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已经构成一种中医临床活动的标准范式规范并覆盖中医人的全部认知场域。

徐氏指出,“在这样的符号过程中我们对符号动态对象(dynamic object)的理解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我们的解释总是无限接近于真实(reality),却又永远无法涉及它”^[9]。通过象隐喻认知机制所产生符号学解释意义的中医学理论也是这样,我们总是无限接近于真实,但又永远无法涉及它。

所以对本文一开始所设问的答案就是,由五行学说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而发生的中医学理论的所有范畴都具有元认知的意义,据此元认知锚定范畴而推演出的所有有关中医学的理论、方法、假设和推论等思想产品,均属于中医学之元理论和元认知解释。这种元认知和元理论从发生学开始就是以一种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和其他范畴进行着信息的互动交流,持续进行自身的认知反馈并据此进行认知修正的自洽的运动模式进行。这个认知解释过程将永远持续进行下去,这也是中医学理论能够生生不息、永远具有生命力的内在原因和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 [1] 贾春华. 中医理论思辨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7): 441-443.
Jia CH. Specu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heory[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0, 33(7): 441-443.
- [2] 徐慈华, 黄华新. 符号学视域中的隐喻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2(9): 106-111.
Xu CH, Huang HX. Metaphor study in semiotics[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2(9): 106-111.
- [3]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王东亮,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39.
Roland B. Elements De Semiologie[M]. transl. by Wang DL.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1999: 39.
- [4] 彭佳. 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出发讨论符号[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41-46.
Peng J. On signs: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gns and meaning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6(2): 41-46.
- [5] 郭鸿. 符号学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J]. 外语研究, 1998(3): 23-29.
Guo H. Semiology makes linguistics a science[J].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1998(3): 23-29.
- [6] 郭鸿. 认知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J]. 符号与传媒, 2011(2): 52-65.
Guo H. Cognitive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J]. Semiotics and Medias, 2011(2): 52-65.
- [7] 苏晓军. 《复活节翅膀》的认知符号学分析[J]. 外语学

- 刊 2007(1):121-124.
Su XJ. A cognitive semiotic analysis of Easter Wings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07(1): 121-124.
- [8] 周昌乐. 意义的转绎——汉语隐喻的计算释义[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11.
Zhou CL. The Transfer of meaning—the computational paraphrases for Chinese metaphor [M].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9: 211.
- [9] 徐畅. 从认知视角看皮尔士符号学理论[J]. 江苏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1): 18-22.
Xu C. On Charles S. Peirce's semiotics from the cognitive view [J]. Jiangsu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3(1): 18-22.
- [10] 董晓娜, 董大伟, 贾春华. 基于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木家族研究分析[J]. 河北中医 2016, 38(2): 268-271.
Dong XN, Dong DW, Jia CH. An analytical study on the wooden fami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mily similarity [J]. Hebei J TCM, 2016, 38(2): 268-271.
- [11] 赵星植. “无限衍义”真的无限吗? ——再论皮尔斯的解释项理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6, 43(6): 138-142.
Zhao XZ. Is unlimited semiosis really infinite? —On Charles S. Peirce's interpretant theory [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43(6): 138-142.
- [12] 郭鸿. 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士符号学的比较[J]. 中国外语 2004, 1(2): 26-29.
Guo 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ussurean semiology and Peircean semiotics [J].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2004, 1(2): 26-29.
- [13] 张德功. 从范畴角度看隐喻的相似性[J]. 黑河学刊, 2010, 154(6): 47-48.
Zhang DG. The similarity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egory [J]. Heihe Journal, 2010, 154(6): 47-48.
- [14] 李晓娟, 骆仙芳, 楼招欢, 等. 《黄帝内经》肝藏象理论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3): 956.
Li XJ, Luo XF, LOU ZH, et al. Study on the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theory of the liver in Huangdi Neijing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7, 32(3): 956.
- [15] 李成华, 张庆祥. “木曰曲直”视阈下的肝为“罢极之本”[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1(4): 666-668.
Li CH, Zhang QX. On liver being “Root of Piji” in terms of “Wood characterized by bending and straightening” [J].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31(4): 666-668.
- [16] 倪法冲. “罢极”考: 兼论“肝者, 罢极之本”的生理概念[J]. 福建中医药, 1981, 12(1): 57-58.
Ni FC. “On “Piji”, and physiological concept of “liver being the root of Piji” [J]. Fuji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1, 12(1): 57-58.
- [17] 邢金丽, 张秋云, 王天芳. 肝藏血理论探讨[J]. 中医药导报 2014, 20(4): 1-3.
Xing JL, Zhang QY, Wang T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liver storing blood theory [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4, 20(4): 1-3.

(收稿日期: 2018-10-08)